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 第十八回 索國債監理財政 傷人命強奪警權

衣服好比巡警，血脈好比銀錢；有衣遮遮（體）不能寒，血脈流通身健。二者相輔並重，缺一就得未（玩）完。有識之士痛時艱，全在經濟困難。《西江月》罷，書接上回，上回書說的，是那高麗歸了日本保護，他國一個政治衙門，全安上一個日本人幫著辦理，可見他國的君臣，全都茫然不懂，把自己國的政事，讓人家替著他們辦理，還以為是相（香）應。一起手辦甚麼事情，全都跟韓國的君臣商量，到後來把那個韓國的君臣，就扔在開外了。無論辦什麼事情，人家日本人說煞就是煞，那韓國君臣互相聾子耳朵一般。你看他們不但拿著不著意，還等著把政治改好了，安然享太平福呢！不知那日本人如虎似狼，到嘴的肉，那有吐出來的？況且說那日本，素日想只要吞高麗，就愁那韓國的權力到不了他的手。今天可一下子到了他的手，他能夠放鬆嗎？高麗無謀，把權力送與外人之手，我中國看看高麗的前轍，自己也當加點小心哪。閒話少說。

單說伊藤自從把高麗種種的權力，全攬到手裡，可就讓他們在高麗的日本人，盡力捉鬧。那高麗人民受他們的欺壓，實在是讓人難言哪。由此一年多，那韓國的利權，一多半都歸於日本人的手中。高麗又與伊藤修下一個統監衙門。這日伊藤正在衙門悶坐觀書，忽然想起一宗大事來，遂命人套上快車，去上那高麗的政府。

到了門首下車，李完用等接至屋中，分賓主坐下，一齊向伊藤說道：「統監大人今日到此，有何事相商呢？」伊藤說：「無事不敢到此，列位大人要問，聽我慢慢的道來。」

好一個智廣謀多伊藤君，你看他未從開口笑吟吟。尊了聲：「列位大人且洗耳，我今日有一件事情對你們陳。那一年你們國內起了亂，無故的攻破我國領事門。殺傷了我國商人好幾百，又要害我那領事花房君。多虧了英國商船救了命，若不然性命一定歸了陰。那時節我國派兵來問罪，你國裡包了五十餘萬金。這個金那時未能付於我，言說是指地作保利三分。這是那第一回該我們的款，還有那第二回賠款中三萬金。第二回賠款不為別的事，因為是你國大臣金玉均。他一心要在你國謀變法，去想求我國領事對發軍。到後來我們被中國打敗了，因此才包我十三萬兩好紋銀。也說是按年行上三分利，到今日合計起來十六春。本利和共合也有三百萬，至如今未給我們一兩銀。我國裡那日與我打來電，言說是新練兩鎮大陸軍。讓我在此與你們把賬討，好給那新練之軍作餉銀。要不著我國養兵用的緊，也不能來與諸公把賬尋。諸公們怎的也得奏封上，那管賣土地也得還我銀。我今日緩上你國一月限，到日子就得與我送到門。到那時要是將錢送不到，就苦了我國那些充軍人。要實在無錢還我們的債，我還有兩條道兒面前陳。第一是無錢將地賣與我，京畿這亂值三百萬兩銀。第二是你國財政我監理，出入款項你不得與聞。用將去上我那衙門領，不讓你們妄費半毫分。省多少好與你欠債償，免去了貪官污吏來侵吞。你國人不知理財為何物，拿著生財求富置妄聞。要知道生財求富的富庶，也不能讓那飢荒屯了門。這兩樣你們必得從一樣，說甚麼也得還我這項銀。要有銀還我可比這件好，我恐怕你們無處把銀尋。諸公回去好好想想吧，一日之賬是實雲。」這伊藤說罷一些話，到把那李完用等嚇弔魂。

話說李完用諸人，聞伊藤說了一片要錢的話，一個個目瞪口呆，半晌方說道：「我因此時窮的魔法，那有還賬的錢呢？」伊藤說：「靡錢也不行，我國等只這個作兵餉呢。你們要不還我的錢，我國用甚麼養兵？反正一月之限，湊足了更好，要湊不足，到那時可也講不了，給我們地，或是讓我們監理你們財政，望下不用說了。」說完了，就上車回統監府去。

單說李完用等，即當日商量了一會，誰也靡有法子。遂稟於他的皇上李熙，李熙也是沒章程。遂又商量了一回，指他們的百姓，那百姓誰也不出錢。可知那外國的百姓，一個個是任煞（啥）不懂，要是知道的好了，把國債大伙湊吧，攤吧，還上日本，也說不能監理財政了。因為他們皆存自私的心思，不肯出錢還國債。那知道你不還人家錢，人家不是要你的地，就是把你的財政權把過去。財政是國家的血脈，將血脈讓人家把守著，國家能自不亡嗎？咱們中國，該人家外國錢，比那高麗還多著多少倍。這幾年外人常想，只要監中國的財政，要是咱們的財政權，一讓於外人把過去，也就離完不遠啦。諸公們好好想想吧。閒話少說。

單說李完用等籌備這個錢，眼看一個月也靡顛對妥，無奈到了統監衙門，對伊藤以（一）說。伊藤說：「既靡有，也講不了別的，反正都兩條道，你們是從那條吧。」他們又求緩日限，伊藤搖頭不答應。李完用等看看魔法，遂許伊藤監理他國的財政。趕到財政權到了日本人的手裡，是大韓的稅務錢糧王租，所有一概入款的事情，全歸伊藤管理，那韓國想要作甚麼事，辦甚麼政治，伊藤也不給他的錢花。都說：「是你們該我們那些錢，我給你們省著還債呢。你們只知無故的化費，我們這錢，你們可得何日還呢？」由此那高麗財政一失，可就不好了。

伊藤他本是一個毒辣男，一心要奪取高麗財政權。錢財好比人血脈，缺一點說得把病添。若是血脈全靡有，這個人立刻就來完。世上人誰能不把錢財用，論起來是入生命第二天。一無就邁不動了步，雖是那英雄豪傑也犯難。為無錢愁倒多少英雄漢，因此那貧窮之人把擔擔。都只為衣食房屋無處取，無奈才受苦挨餓在外邊。有錢的吃著（喝）嫖賭暗胡鬧，創下了急（飢）荒債主賽如山。有一日人家與他把錢要，他就得折賣房產作償還。房屋地產全賣盡，剩下了隻身一人好可憐。到後來衣食無錢凍餓死，想想當初怎麼不淒然。看起來國家與人一個樣，財政去甚麼政治不能煩。高麗國財政歸於伊藤管，那錢糧全得歸在他手間。是凡那豬馬牛羊皆有稅，那日本賊察查的分外嚴。有一點漏稅就得加重辦，可憐那高麗人民受熬煎。將款項全是收在他的手，你想要用上一文難上難。高麗國諸般政治不能辦，他君臣一天無事飽三餐。各衙門政事全歸日本管，那高麗好相（像）附屬物一般。有國家不能把政事來辦，怎能夠圖存疆土保全安。那高麗的君臣固然是昏懦輩，依我看他的百姓也是蠢愚蠻。你國債就是你們家的債，誰能夠來替你們把賬還？你們若是不出錢來把債償，人家就要你們人民與江山。就是不把你們人民江山要，他定要監理你國財政權。財政本是國家的命脈，失財政國家就要快來完。國要是被那外人滅，你們家甚麼能夠來保全？國家二字本是緊相靠，諸公心中仔細想一番。

咱中國外債好幾千萬，眾明公八成未嘗聽人言。都因為甲午庚子那幾仗，才拉下國債急飢荒重如山。外國也常跟咱們把錢要，也常想把咱國的財政監。現如今各省全有籌還國債會，諸公們可以上那捐上幾個錢。欠外國的飢荒要全還上，東三省或者可以能保全。眾明公看看高麗想想自己，中國也就列高麗那樣般。要等著財政到了人家手，那時節有甚麼方法也安然。練兵無錢不能練，有槍炮無錢更犯難。到那時甘坐來待斃，眾明公你看可憐不可憐。這本是至理明言真情話，別拿著這些話兒當閒談。我今日說到此處腮落淚，望諸公仔細參一參。押下此事咱們且不表，再把那日本行兇言一番。

話說漢城東關有一家姓周，哥三個，長曰周忠，次曰周孝，老三曰周義。家裡有二處房舍，一處在道南，一處在道北，道南那處房子，自己家裡住著，道北那處房子招戶，偏偏說招了一個日本人，名叫吉田，在那開藥鋪。三間房子，言明一個月納房銀三十弔，每月月底打齊。這日周忠得了一個兒子，四五天上長了一個疙瘩，很利害。周忠就到那日本藥鋪去，買了一點藥，拿了問價錢，那吉田回道：「咱們一個東伙，還講甚麼錢，那（拿）著上去吧。」周忠說道：「可使不得的。」這吉田擺頭不肯要錢，周忠家中等著用藥救急，也就忙只回去了。到了家中，將藥上上，也沒見好，呆了只一天，把小孩也就扔了。這且不在話下。

單說那吉田將房子住了許多月，也靡給周忠打房銀。這日周忠去向他要錢，吉田說：「趕上這日靡錢，請改日再還吧。」周忠尋思，原先要人家藥，都靡要錢，也就未肯深說。就回去了。又呆了兩月，周忠又去要房銀。吉田說：「這事很對不（起）你，下月我務必給你打。」周忠尋思：「三四個月都緩啦，這一月就不能等了。」遂又緩了一個月。

這日他們哥三個，一齊前去跟吉田要錢。吉田說：「我還是靡錢。」周忠說：「我已經寬五個月，你怎麼今天還說靡錢呢？那管不能全給我，先給我三月的房銀，我有點要緊的用項，那個咱們就放著。」吉田就變臉說道：「我不肯跟你們深拘，你這一個計的不要臉！那日你買我那藥，也值二百弔，怎麼就不勾你這幾月的房銀呢。」周忠說：「你不說不要錢嗎？」吉田說：「誰說不要錢來的。那時你問我價錢，我說是二百弔，你就拿著走了，你這五個月的房銀，才一百五十弔，去了你的，還該我五十弔呢。我今

天還要管你要錢呢！」周義、周孝從那邊說道：「那有那麼貴的藥？貴不貴的也不用說，那讓我們用來的呢？講不起，與你合上三十吊，去一月的房銀，這四月的，今天非給不可！」吉田說：「那算不行，非給我五十吊錢不可。」他們三言兩說打起來了。吉田看他們人多，拿起槍來就打了兩下，把周忠、周義打死。周孝見勢不好，跑到街上，報於巡警。趕到巡警進了屋中，那吉田早跑了。周孝一見吉田跑了，他就上那外務部告狀去了。

單說那吉田跑到他們的統監衙門，見了伊藤說道：「小人在街上週忠的房子開藥鋪，那周忠買藥不給錢，還向我硬要房銀，我說是你該我的藥錢去了該你的房銀，還欠我五十吊呢。我就與他們要錢，他們不但不給錢，還仗著人多打我。我無計可施，才傷了他兩條人命。望大人與小人作主吧。」伊藤以（一）聽，眉頭一縐（皺），計上心中。「這事不要緊，我把你綁上，到在他們外務部，自有辦法，管保不能讓你受屈。於是將吉田綁上，坐上車子，到了外務部，見了尚書金炳之。這個時候，周孝早把呈子遞上去了。

當日金炳之見伊藤來到，說道：「統監大人到此，八成為那人命的事情吧？」伊藤說：「正是。我還有一件事情相商。」金炳之說：「大人有甚麼事情，儘管講來。」伊藤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道來。」

這伊藤未從開口面帶歡，尊了聲：「炳之大人聽我言：只因為日韓定下通商約，我國人才來貿易到這邊。那吉田在這街上開藥鋪，租了那周忠房子整三間。當面裡房租銀子講的妥，這說是一月拿上三十吊錢。因為那周忠兒子得了病，前去買藥向吉田。將藥買去無其數，一共合了二百吊錢。吉田欠周忠房銀一百五十吊，去了他的還欠吉田五十吊錢。他兄弟藥錢不算房錢要，才惹那吉田把槍轟。他哥兩個一齊把吉田打，那吉田無奈才動了野蠻。用槍打死他們哥兩個，才惹出日韓交涉這一番。我國傷人無有死罪，不能與你法律一樣般。吉田傷了人命算有罪，我發他充軍在外十二年。這個事情算拉倒，我還有一件事情向你言。你國人無故來把人欺壓，巡警他因為甚麼不遮攔？巡警本專管打仗和鬥毆，還保護別國人民在這邊。我國人你們巡警不保護，簡直的事來欺侮咱。像這樣巡警要他中何用，妄耗費你國多少銀子錢。到不如將他撤了去，將我國的巡警這塊安。也省著我國人受他的氣，你國裡也能得點安然。吉田事就是那樣辦，巡警明日我就安。允不允的我不管的，我還要回去閒一閒。」說罷坐上車子回衙去，倒把那金氏炳之嚇一川（躡）。

話說伊藤將吉田傷人的案子，硬壓著辦了。又要撤高麗的巡警，安他國的巡警，把金炳之嚇的面目改色。那周孝又追金炳之給他報仇。金炳之說道：「現在咱國的權柄，全在他的手裡，這是這個事，還跟咱們辦，要是別的事情，人家都不理咱們。我明知道你是含冤，但是我一點權柄靡有，那也是無可如何。你回去自己想法報仇去吧。」周孝無奈何，回到家中，將周忠、周義的屍首成殮起來，埋葬了。自己尋思道：「我自己一肚子冤枉，無處去送。」越尋思越有氣，從此得了個氣腦傷寒，一病而亡。那周氏兄弟，俱被那日本害死，真是可惜呀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伊藤回到衙中，挑去些個日本兵，變成巡警，安在街上，又把那高麗的巡警全都撤弔（掉），由此那高麗可就越發不好了。